

論楊牧譯洛爾伽詩的動機及意義

余佳燕

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本文以〈論楊牧譯洛爾伽詩的動機及意義〉為題，關注的問題是：為何楊牧就讀愛荷華大學文學創作碩士期間，要翻譯西班牙詩人洛爾伽的西班牙浪人吟？呈顯怎樣的意義？本文於前言之後，第二節說明詩人洛爾伽的生平創作及其死亡，顯示洛爾伽的重要性。他不僅是當地著名的詩人、劇作家，其死亡也象徵文學異議分子為捍衛理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表人物。第三節探討楊牧翻譯洛爾伽詩的動機。第四節進一步揭示楊牧翻譯洛爾伽詩的意義。第五節作一結語。

關鍵詞：楊牧、翻譯、洛爾伽、西班牙浪人吟

Discuss the Motiv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Yang Mu's Translation of LORCA's Poems

Shoi, Chia-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ih Hsi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resent article mainly concerns the motiva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Yang Mu's translation of the Spanish poet Lorca's Gypsy Ballads. After the introduction, the second section aims to show the importance of Lorca by explaining his creations and death. Lorca is not only a well-known local poet and playwright, but his death also symbolizes the representative of literary dissidents who spared no effort to defend their ideals. The third section discusses Yang Mu's motivation for translating Lorca's poems. The fourth section further reveals the significance of Yang Mu's translation of Lorca's poems. The fifth section makes a conclusion.

Key words: Yang Mu, translation, Lorca, Gypsy Ballads

論楊牧譯洛爾伽詩的動機及意義*

一、前言

楊牧（1940-2020），本名王靖獻，是當代台灣重要的詩人、散文家、評論家、翻譯家，筆耕六十年，文學作品迄今已譯為英、德、法、日、韓、瑞典、荷蘭等多國語言。楊牧一生獲頒許多重要獎項，曾獲青年文藝獎金、吳魯芹散文獎、時報文學獎推薦獎、中山文藝創作獎、吳三連文藝獎、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藝獎、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瑞典學院蟬獎等。

陳芳明曾如此形容詩人楊牧：「楊牧孜孜不倦致力一個詩學的創造，進可干涉社會，退可發抒情感；兩者合而觀之，一位重要詩人的綺麗美好與果敢氣度，儼然俯臨台灣這海島。」¹ 2010年在楊牧七十大壽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不少學者專家同樣紛紛對楊牧做了多面向且深入的研究。關於詩的研究，如奚密提出 Game-Changer 理論架構，意謂改變遊戲規則的人，據以探析楊牧在現代漢詩史上的意義；賴芳伶尋索「奇萊」意象對楊牧的隱喻之義；郝譽翔以《奇萊後書》探討楊牧如何根植於抒情傳統，並由之審思、再造；許又方精讀楊牧的《詩經》研究論述，勾勒其要義、闡發其創見及學術貢獻。陳義芝談論楊牧詩與中國古典之關係。陳芳明細讀《年輪》與《星圖》思索愛欲生死的辯證。石計生穿透楊牧詩時有詰屈聱牙的文字表象，揭明其中的日常

* 本論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翻譯的藝術：論楊牧譯洛爾伽詩」（MOST 109-2410-H-128-032）之部分研究成果。感謝科技部提供經費，並承蒙兩位匿名計畫審查委員及兩位匿名期刊審查委員惠賜許多寶貴意見，於此謹申誠摯的謝意。

¹ 陳芳明，〈抒情的奧秘——「楊牧七十大壽學術研究會」前言〉，收於陳芳明編，《練習曲的演奏與變奏：詩人楊牧》（台北：聯經，2012年），頁iv。

與哲學沉思美學的奧義²。而後，於 2015 年及 2019 年亦都分別舉辦了楊牧國際學術研討會，探討其文學成就³。

然而，迄今為止學界對於楊牧譯者身分的研究，相對較少⁴。單德興指出，譯者如何在提供優質譯文的同時，帶入相關的資訊，從文字、文本的層次提升到文學、文化的層次，是有理想的譯者所要努力的目標⁵。楊牧說，翻譯之難，是我們如何準確地掌握原文所依恃的體格姿勢，當下用另外一種文字來替代它，以之支持起它穩定的不變的旨義，而無移易的痕跡⁶。本文以〈論楊牧譯洛爾伽詩的動機及意義〉為題，關注的問題是：為何楊牧就讀愛荷華大學文學創作碩士期間，要翻譯西班牙詩人洛爾伽（Federico García Lorca）的西班牙浪人吟（*Romancero Gitano*）⁷？呈顯怎樣的意義？本文於前言之後，第二節說明詩人洛爾伽的生平創作及其死亡，顯示洛爾伽的重要性。他不僅是當地著名的詩人、劇作家，其死亡也象徵文學異議分子為捍衛理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表人物。第三節嘗試探討楊牧翻譯洛爾伽詩的動機。第四節進一步揭示楊牧翻譯洛爾伽詩的意義。第五節做一結語。

² 上述論文見陳芳明編，《練習曲的演奏與變奏：詩人楊牧》（台北：聯經，2012年）。

³ 2015年楊牧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收錄於許又方編，《美的辯證：楊牧文學論輯》（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19年）。

⁴ 曾珍珍著有〈譯者楊牧〉，該文以《葉慈詩選》和《暴風雨》為主要觀察場域，旨在檢視譯者楊牧多重的文化認同如何影響他的譯文修辭，兼及他念茲在茲的詩藝追求如何指引他的翻譯倫理取向，形塑他的音律翻譯技巧。同註1，頁125-162。

⁵ 單德興，〈翻譯與雙重脈絡化〉，收於張錦忠編，《翻譯研究十二講》（台北：書林，2020年），頁89。

⁶ 楊牧，〈詩關涉與翻譯問題〉，《隱喻與實現》（台北：洪範，2001年），頁25。

⁷ 需要說明的是，楊牧係根據英譯本翻譯洛爾伽的詩，許又方教授曾問過楊牧老師是否還記得當初翻譯所使用的英譯本，可惜楊牧老師已不記得。另，單德興指出《西班牙浪人吟》似轉譯自Edwin Honig的譯文。見單德興，〈譯事·譯緣——我與楊牧先生的翻譯因緣〉，收於須文蔚主編，《告訴我，甚麼叫做記憶：想念楊牧》（台北：時報文化，2020年），頁81。不過，經筆者詳閱查證Edwin Honig所著之García Lorca內容並非翻譯Romancero Gitano詩，而是一本評論指南，旨在介紹洛爾伽生平，及其早期、成熟期等不同階段的詩歌。

二、西班牙詩人洛爾伽的生平創作及其死亡

費德里科·加爾西亞·洛爾伽 (Federico García Lorca, 1898-1936) 是西班牙文學最重要的詩人與劇作家之一⁸，他喜歡自稱是格拉拿達人⁹。洛爾伽 6 月 5 日出生於西班牙格拉拿達省 (Granada) 的牛仔泉鎮 (Fuente Vaqueros)¹⁰。父親費德里科·加爾西亞 (Federico García) 擁有大片土地種植農作物，家境富裕。母親薇珊達·洛爾伽 (Vicenta Lorca) 曾擔任學校教師，注重教育。身為家中長子的洛爾伽，下面還有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洛爾伽曾說：

我感覺所有的情感都聯繫在土地。我最遙遠的童年記憶有著土地的味道。土地、鄉下，對我的生命有著重要的影響。土地上的小蟲、動物、農人，看似沒什麼重要性。……這對土地的愛讓我認識到最原始的藝術表現。¹¹

洛爾伽熱愛童年記憶中土地的味道，所有的情感都聯繫著土地，因著對土地的愛讓他認識到最原始的藝術表現，自幼便展現對通俗歌謠的興趣和天賦。

1915 年秋天洛爾伽進入格拉拿達大學就讀法學與文學，這段期間他認識了音樂家法雅 (Manuel de Falla, 1876-1946)，為此著迷於吉他伴奏以吟唱或吟誦方式重複一個音符的西班牙南方傳統民歌「深歌」(cante jondo)，以及民謠、

⁸ Lorca, Federico García, *Romancero Gitano* (Barcelona: DeBolsillo, 2017), 封底文字。

⁹ Gibson, Ian, *Vida, Pasión y Muerte de Federico García Lorca* (Madrid: DeBolsillo, 1998), p. 5.

¹⁰ Lorca 的譯名至少有洛爾伽、洛爾迦、羅爾卡、羅卡、洛爾卡、勞爾嘎等，楊牧日後為 Lorca 寫詩與接受訪談時，也曾譯 Lorca 為羅爾卡，但本文為統一稱呼，包含引文，全文使用楊牧最初翻譯的譯名洛爾伽。而《西班牙浪人吟》詩集原名 *Romancero gitano* 《吉普賽民謠》，有些譯為《吉普賽故事詩》、《吉普賽短抒情詩》、《吉普賽歷史歌謠》、《吉普賽謠曲集》。為求統一，除了引文外，底下一律以楊牧譯名《西班牙浪人吟》稱之。此外，關於洛爾伽的生平、創作與死亡，主要係參考下列資料編寫而成：Honig, Edwin, *García Lorca*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3), pp. 1-19. Lorca, *Romancero Gitano*, pp. 27-42. 陳南好，〈緒論〉，收於費德里科·加爾西亞·洛爾伽 (Federico García Lorca) 著，陳南好譯，《吉普賽故事詩》(台北：聯經，2006 年)，頁 1-5。費德里科·加爾西亞·洛爾伽 (Federico García Lorca) 著，陳小雀譯，《從橄欖樹，我離開》(台北：聯合文學，2015 年)，頁 32-34。北島，〈洛爾迦 橄欖樹林的一陣悲風〉，《時間的玫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年)，頁 1-54。本文花了不少篇幅敘述洛爾伽的生平、創作和死亡，主要是因為洛爾伽對於台灣讀者而言較為陌生，若不予以詳述，讀者或恐無從理解此人之重要性及楊牧翻譯其詩作之意義。

¹¹ Lorca, Federico García, Edición de Miguel García Posada, *Federico García Lorca Obras Completas III: Prosa* (Barcelona: Galaxia Gutenberg, 1996), p. 526.

搖籃曲，投注不少心力於彙編、推廣，至今仍廣受傳唱，被稱為「洛爾伽的民歌」。此時他也開始創作散文和詩，1918年創作多首詩，日後均收錄於1921年出版的第一本韻文《詩集》(*Libro de Poemas*)中。

1919年，洛爾伽搬到馬德里的學生宿舍(Residencia de Estudiantes)¹²，陸續結識了一批藝術家好友包括：諾貝爾獎詩人胡安·拉蒙·希梅內斯(Juan Ramón Jiménez, 1881-1958)、詩人安東尼奧·馬查多(Antonio Machado, 1875-1939)、畫家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í, 1904-1989)、導演路易斯·布紐爾(Luis Buñuel, 1900-1983)等，在咖啡館組成隨興的文藝聚會，即文學團體「二七世代」(Generación del 27)這是一群詩人的結集，也是二十世紀西班牙文學重要世代的形成(詩人群星會)，並非「咖啡廳隨興」的聚會(咖啡屋的讀書會聚會是歐洲文人常見的聚會形式，但有重要活動時，表現形式不同，意義不同)¹³。1922年洛爾伽在格拉拿達藝術及文學中心發表關於「深歌」的演說。1927年洛爾伽出版了民間詩歌《歌曲集》(*Canciones*)，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好友出版了文學刊物《公雞》(*Gallo*)，同年亦於巴塞隆納首演戲劇《瑪莉安娜·畢內達》(*Mariana Pineda*)。

1928年出版詩集《西班牙浪人吟》(*Romancero Gitano*)。洛爾伽說，這本書是安達魯西亞的群體畫像，有著吉普賽人、馬、總領天使、星球，還有猶太

¹² 此處學生宿舍(Residencia de Estudiantes)非一般校園宿舍，而是馬德里相當知名的「書苑」，許多文人匯聚的「書苑」(或今日可稱「書院」。供往來研究學者，文人暫居的「學苑」，Residencia de Estudiantes)，今日仍然存在，住宿之外，也經常舉辦藝文活動。此段說明感謝審查委員提供補充。

¹³ 此世代主要重磅詩人有8-9位(1927年紀念巴洛克詩人Luis de Góngora三百週年冥誕而成立，包括197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Vicente Aleixandre；和台灣七〇年代的詩社成立頗為類似)。內戰結束後，佛朗哥獨裁時期，有些政治理念保守謹慎的，留在西班牙境內，有些則流亡海外，以拉丁美洲或美國為主。有幾位詩人在美國大學教授西班牙語文學，例如Jorge Guillén(加拿大兩所大學，衛斯理學院，1960年到1970年在哈佛，其子Claudio Guillén在美國比較文學和全球知名，著有多本比較文學專書)，Pedro Salinas等詩人；他們的作品成為當時美國羅曼語系／西班牙語文學或現代語言文學系的必讀文本，因此，楊牧在美國時，接觸洛爾伽並非奇(異)之事。另外一些例子，詩人楊澤在美國時，據稱閱讀Pedro Salinas的詩作是比較文學課必讀；葉維廉與Jorge Guillén似有若干交集；1984年Jorge Guillén過世時，葉維廉在聯副以相當詩意又符合西文發音的「浩海歸岸」為文悼念致意。2004年洛爾伽基金會出版的期刊(32)刊登60頁的Jorge Guillén和葉維廉的詩作專輯，因此，洛爾伽和二七年代詩人當時在美國文藝界、學界受重視並不為過。台灣的文人作家留美求學，也必然有所接觸聞問。感謝審查委員提供補充這段文字。

的微風、羅馬的微風、河流、罪等。這是一本看得到的安達魯西亞幾乎還沒有被展現出來，而看不到的安達魯西亞卻抖擻悸動（顫抖地顯現）的作品¹⁴。可以說，詩人寫的是他所感知到的安達魯西亞，並且注入神秘的想像，賦予安達魯西亞一種悲哀的情感，而非僅為現實狀況的描述。這本詩集結合了安達魯西亞傳統民間歌謠和吉普賽人的傳奇故事。每句八音節，不限行數，偶數句押韻，全詩押同一韻腳。洛爾伽在《西班牙浪人吟》用象徵手法寫出遭驅趕追殺的吉普賽人的命運，反映了弱勢民族處於社會邊緣的悲涼。詩集共有十八首詩，或來自古老傳說，或源於宗教故事，或取材自戲劇，或源於歷史故事。從洛爾伽選擇的寫作題材來看，他關注的並非英雄人物，而是以吉普賽人為題材。在洛爾伽看來，吉普賽人代表了安達魯西亞人的靈魂、感情、神秘，他們的自由和激情充分象徵了安達魯西亞。

不久，洛爾伽用獎學金寓居紐約、旅行古巴，辭世後出版《詩人在紐約》（*Poeta en Nueva York*）¹⁵。1930年洛爾伽回到西班牙正逢第二共和執政，他積極創作劇本，任校園劇團「茅舍」（*La Barranca*）的導演並創作歌曲，為西班牙偏鄉人民表演古典戲劇。1931年出版第二本充滿民俗風格的詩集《深歌詩集》（*Poema del Cante Jondo*）問世。1932年「茅舍」劇團在西班牙各地巡迴演出17世紀名劇《人生是夢》（*La vida es sueño*）。1933至1934年旅行到阿根廷和烏拉圭，其劇作於兩國大受歡迎。洛爾伽生命最後幾年雖致力於創作戲劇，如1933年《血婚》（*Bodas de Sangre*）與1934年《葉瑪》（*Yerma*），但仍寫了兩本詩集《東方農園詩集》（*Diván del Tamarit*），向格拉納達的阿拉伯裔詩人致敬。張淑英指出，不管是詩還是劇作，都有著洛爾伽一貫呈現的主題：苦悶與挫敗，

¹⁴ 費德里科·加爾西亞·洛爾伽（Federico García Lorca）著，陳南好譯，〈羅卡1935年吉普賽故事詩朗誦會之演講〉，《吉普賽故事詩》（台北：聯經，2006年），頁125。原翻譯為「這是一本幾乎不表現見得到的安達魯西亞，而是顫抖著見不到的安達魯西亞。」審查委員認為原譯中文意思不清楚，建議修改如正文。

¹⁵ 洛爾伽在美國學界、文藝界聞名之作，除了《西班牙浪人吟》，還有《詩人在紐約》（*Poeta en Nueva York / Poet in New York*）。這本洛爾伽於1929-1930年在哥倫比亞大學進修語言一年間，以紐約大都會為主題的創作，喚起美國文壇更廣泛的注意與迴響。洛爾伽的身分和研究，不少英、西語學者將他和惠特曼比較（一前一後世代，尤其城市的影像書寫，還有兩人同志的身分），因此洛爾伽其人其作變成美國學界比較詩學研究的重要議題。感謝審查委員提供補充這段文字。

也都以濃濃的民風鄉土為背景。在作品中，恆常可以見到重複使用象徵死亡的大自然與動物意象：月亮、水、血、馬、草、風、橄欖、金屬。色彩方面，白、黑、紅、綠、黃、橘等色彩，在作品裡則有從生到死，從土地到宇宙空間的演變隱喻。這些象徵符號出現時，死亡、陰鬱的氛圍也隨之籠罩¹⁶。

1936年7月13日，當洛爾伽得知一名右翼領袖被暗殺的消息，他決定馬上離開馬德里，返回格拉拿達。7月17日西班牙爆發內戰（Guerra Civil Española, 1936年7月17日至1939年4月1日），由西班牙共和軍與人民陣線對抗以法蘭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 1892-1975）為核心的西班牙國民軍和西班牙長槍黨（後者又稱西班牙法西斯政黨）等右翼團體。7月20日支持右翼的格拉納達要塞的軍人起義，占領機場和市政廳，逮捕了省長和新選的市長，即洛爾伽的妹夫，立即控制了局勢，到處逮捕異議分子槍殺處決。

長槍黨分隊不斷前往洛爾伽家搜查，洛爾伽致電給一位兄弟都是長槍黨員的寫詩朋友羅薩勒斯（Luis Rosales, 1910-1992）。羅薩勒斯建議，若不逃到共和派控制的地區，那就暫時搬到他們家小住。當天夜裡，洛爾伽便由父親的司機護送到羅薩勒斯家。可是8月15日長槍黨再度衝進洛爾伽家，威脅若不說出去處，就要帶走洛爾伽的父親，他的妹妹不得已只好吐實。翌日清晨先傳來洛爾伽妹夫被處決的消息，下午一部汽車停在羅薩勒斯家門口，三名軍官下車，領頭者是前右翼組織國會議員阿隆索（Ramón Ruiz Alonso, 1901-1978），稱洛爾伽用筆比那些用手槍的人危害更甚，洛爾伽遂遭逮捕。18日凌晨被轉往格拉拿達近郊畢斯納（Viznar）和其他三名犯人等待處決，破曉前在橄欖樹林間遭憲警槍決身亡，得年僅38歲。

三、對獨裁政權的抗議，以文學介入現實

楊牧何以選擇翻譯洛爾伽的《西班牙浪人吟》？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值得注意的是，1958年楊牧就曾寫下一首詩〈浪人和他的懷念〉：

¹⁶ 張淑英，〈夢與淚的水晶瀑布——關於羅卡的生命與文學〉，《聯合文學》第263期（2006年9月），頁33-39。

種在地中海的紫苜蓿，在我的墳上，
 在我的墳上，灑上凋萎了的丁香花瓣，低聲告訴你：
 此去五十年，大風雪將淹沒所有的橋和路。
 ……
 誰能守住我的金絲雀，
 打掃的我的甬廊？
 並且彈我愛聽的露絲瑪麗？——啊露絲瑪麗……¹⁷

詩中出現地中海、紫苜蓿、墳上、丁香花瓣、金絲雀、甬廊、露絲瑪麗等詞語線索似隱隱指向西班牙。西班牙鄰近地中海，在歐洲種植最多紫苜蓿的是西班牙。

浪人的墳上灑上凋萎了的丁香花瓣，丁香花在西方象徵年輕人純真無邪，花開之時也是氣候最好之時。金絲雀的原生品種產於葡萄牙大西洋的幾個島嶼，其中加納利群島原屬葡萄牙，然西班牙腓利普二世於 1580 年掠取之，使得金絲雀也與西班牙有著緊密的關係，而金絲雀的西文名詞正是“canario”（加納利）。甬廊是指兩旁有牆壁遮蔽的通道，西班牙傳統建築經常可見。透過上述分析或可測，此詩題「浪人」與詩中的「我」，楊牧雖未明言是誰，然而楊牧數年後翻譯洛爾伽的詩，並取名為《西班牙浪人吟》，當中的「浪人」極有可能即為此詩題〈浪人和他的懷念〉中的「浪人」，詩中的「我」亦似以第一人稱敘述詩人兼浪人洛爾伽死後的心聲¹⁸。

1958 年西班牙歌手帕可·伊巴涅茲（Paco Ibáñez, 1934-）也曾以洛爾伽的詩作譜曲，這些詩歌均收錄於 1964 年他在巴黎錄製的第一張專輯。專輯一發行，旋即成為經典，專輯封面還特別用了畫家達利為這張專輯構思的繪圖。許多西班牙語語言與文學教授均採用為教材；西、法兩國所謂的自由主義捍衛者，

¹⁷ 楊牧，〈浪人和他的懷念〉，《楊牧詩集 I：1956-1974》（台北：洪範，1978 年），頁 52。

¹⁸ 雖然 1958 年時楊牧才 18 歲，可是，在他赴台北準備大學聯考期間，結識不少人，如余光中、覃子豪、紀弦等，包括已經在台大讀外文系的王文興，而且楊牧很快就從東海大學歷史系轉讀外文系。如果說他在 18 歲至轉系期間接觸外國文學作品與作者，像是洛爾伽，亦不無可能。

也都以這張專輯為例，將它視為是文化力量永續綿延的象徵¹⁹。或許，楊牧翻譯洛爾伽的詩之前，可能便已聽聞過這個為捍衛理想，不惜以付出生命為代價的異國詩人，並且曾寫下〈浪人和他的懷念〉一詩。

楊牧自述，就讀愛荷華大學文創作碩士期間，就在那冰雪嚴封的冬天，開始以一種責無旁貸的態度埋頭翻譯西班牙詩人洛爾伽的吉普賽謠曲，出版時取名為《西班牙浪人吟》。這本詩集先由楊牧一手自英文轉譯，但心中不安，又請一位懂西班牙文的朋友坐下來一起檢驗其信實。楊牧將中文稿口譯回英文，由朋友當場比對手上的西班牙文，希望不至於太乖離原作，有則即刻討論更正²⁰。“gitano”吉普賽人本身就是漂泊的流浪人，但洛爾伽又說吉普賽是安達魯西亞的寫照，因此，洛爾伽也是一個浪人，由此對照，楊牧與洛爾伽「同為天涯流浪人，心繫故土的詩人」。

關於譯詩動機，底下嘗試從楊牧的訪談，詩歌內涵的轉變，及其文學創作的脈絡與意圖，瞭解其譯詩動機。楊牧何以選擇翻譯洛爾伽的詩？楊牧在接受曾珍珍的訪談裡，對自己譯作選目的歷史脈絡及其背後的翻譯旨趣，做了以下扼要說明：

在愛荷華時，翻譯洛爾伽(Federico García Lorca)的詩，後來集結為《西班牙浪人吟》，除了喜歡他的詩之外，也算是一種政治抗議吧。洛爾伽被西班牙大統領佛朗哥處死。我自覺地以為翻譯他的詩是對獨裁政權，包括在台灣的蔣介石獨裁專制，抗議。²¹

翻譯洛爾伽的詩是對獨裁政權的抗議，關心現實社會是早年楊牧翻譯洛爾伽詩歌的初心。洛爾伽除了面對獨裁政權的姿態令人動容外，其詩也暗喻象徵吉普賽人長年遭迫趕、壓迫的命運。例如〈月亮，月亮〉(*Romance de la luna, luna*)一詩敘述一名吉普賽男童孤獨地在月圓之夜死亡的悲劇，哀悼邊緣階級族群裡

¹⁹ 帕可·伊巴涅茲(Paco Ibáñez)著，張淑英譯，〈帕可·伊巴涅茲(Paco Ibáñez)在台北〉，《印刻生活誌》3卷3期(2006年11月)，頁188。

²⁰ 楊牧，〈翻譯的事〉，《聯合報》2006年12月6日，D3版。

²¹ 見曾珍珍，〈譯者楊牧〉，同註1，頁132-133。

最弱勢的孩童之死，象徵無法改變的宿命²²。又如〈普梨西奧莎和風〉(*Preciosa y el aire*)原為吉普賽女孩普梨西奧莎遇上暴風的經歷，但在詩人豐沛的想像力下，將之想像為女孩遭邪惡的綠風窮追不捨的際遇²³。

1940年出生的楊牧，成長過程歷經了不少重大事件，如太平洋戰爭、國民黨接手統治台灣、二二八事件、台灣社會戒嚴、白色恐怖時期等各種獨裁專制的高壓統治。雖然楊牧的作品較少直接控訴這些政治社會事件；不過，我們由底下幾點仍能察覺詩人以人文思考干涉社會的關懷。

首先，除了1964到1966年就讀愛荷華大學期間翻譯洛爾伽的詩外，我們從楊牧詩歌內涵的轉變，亦能窺探一二。1964年7月楊牧自金門退伍後，9月旋即赴美進入愛荷華大學詩創作班。到了愛荷華之後，楊牧的詩風開始蛻變，陸續寫作了〈給命運〉、〈給時間〉、〈給死亡〉等一系列與之前風格迥異，明顯傾向人生與哲思的作品。關於這時期詩風向哲思傾靠的現象，從詩本身敘述可以感知：「你是誰？你無邊的陰影和冷酷／你是誰？你雷雨似的劫掠者／我把肉身獻予你的狼犬／你卻不捨地追逐著，如狂風／追逐我恐懼的靈魂」；「當我撲落茫茫的深淵，命運啊／你將在冰寒中感知我的／荒謬和卑賤，直到世界遂成塵埃／你將拭乾我一生模糊的淚眼／在荒原上領著我，同去印度的花園」²⁴從評論者的角度觀察，陳芳明早期便指出〈給命運〉這首詩，似乎可以測知葉珊相信命運的安排，他覺得命運不容反抗，不容逃避，在命運之前，自己顯得荒謬而卑賤。而命運是緊追不捨的，葉珊認為它勢必要吞噬一切，占據這整個世界，所以他最後還是承認命運的安排，他只感知對命運的無奈²⁵。

楊牧1966年2月自愛荷華大學畢業取得藝術碩士學位，7月轉赴加州柏克萊研讀比較文學。回顧六〇年代的柏克萊大學，學生的活動力非常旺盛。或許是受了柏克萊大學的影響，該校學生以校風自由，主張社會參與著稱，尤其在整個六〇年代，教授與學生不時針對都市計畫、生態環境、貧富差距等社會議

²² Lorca, *Romancero Gitano*, pp. 45-46。

²³ Lorca, *Romancero Gitano*, pp. 46-48。

²⁴ 楊牧，〈給命運〉，同註17，頁302。

²⁵ 陳芳明，〈燃燈人——論「燈船」時期的葉珊〉，《鏡子與影子》（台北：志文，1978年），頁109。

題發表看法，著重社會參與的實踐²⁶。面臨當時身處的環境氛圍，楊牧如此記錄自己的感受：

柏克萊所要表現的，其實是一個社會意識逐漸成型的中國留學生的心情。一九六六年我到柏克萊，那時越戰已經「升高」了，處在一個全美國對政治事務最敏感的校園裏，每日耳濡目染，面對美國同學們激昂情緒，我必須壓抑我那屢受挑撥的心，作壁上觀，因為我只是一個外籍學生，無論我於情如何介入，於法我不得申訴。四年下來，卻在離開柏克萊的前半年找到了一種文體，一組比喻，一個聲音來宣洩我已經壓抑得太久的憤懣和愛慕。²⁷

柏克萊那四年顯然給予楊牧極大的衝擊，雖然楊牧「於情不得介入，於法不得申訴」，不過，他將當時感受到的劇烈衝擊化為文學作品裡的沉思。1964年時正值美軍大規模轟炸越南，對此美國國內很快就出現了反越戰的聲浪，尤其是大學校園裡的年輕學生紛紛投入激烈的反戰示威，並於1967年沸騰至最高點，而柏克萊更是全美國大學當中抗議越戰尤甚者。柏克萊大學顯然在楊牧生命歷程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這些經驗於1976年記敘在散文集《年輪》裡。翌年，更探討知識分子的社會良知，出版了散文集《柏克萊精神》。楊牧在序裡說：

我覺得那四年比其他任何四年對我都重要。柏克萊使我睜開眼睛，更迫切地觀察社會體認社會；在觀察和體認之餘，我並沒有感覺知識無能，我反而更信仰知識的力量。知識是力量，但知識不可以禁閉在學院裏，知識必須釋放，放到現實社會裏，方才是力量。²⁸

知識必須放在現實社會裡才是力量，不過，楊牧也很明白身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應該是「介入社會而不為社會所埋葬」²⁹雖然身為外國留學生，心中對於

²⁶ 張惠菁，《楊牧》（台北：聯合文學，2002年），頁119。

²⁷ 楊牧，〈後記〉，《年輪》（台北：洪範，1982年），頁178。

²⁸ 楊牧，〈柏克萊精神〉，《柏克萊精神》（台北：洪範，1977年），頁88。

²⁹ 同註28，頁88。

美國學生反越戰的關心稍有距離，可是這種以知識介入現實社會的啟發，對於楊牧日後的生命思索而言是極為深刻的。知識分子介入社會的方式並非一定得人人敲鑼打鼓，基於尊重每個人的性靈差異，應有不同的方式。例如，楊牧認為編輯出版當代優秀的中文作品，這種行為就是一種介入的方式：「我們希望這套叢書能廣泛而深入地代表這一代知識分子追求和思維的部分歷程，為你提供一種方法來面對當前形形色色的問題。」³⁰

1978年《北斗行》後記說：「詩是一種手段，我們藉著它追求一個更合理更完美的文化社會。」³¹詩人的創作，尤其是1984年長篇詩作〈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一詩，最能明顯感受到詩人以詩的形式，費力地與一位對公理與正義產生疑惑的人，對話思辨這既抽象又現實的社會議題；此外，還有同樣收錄在《有人》詩集裡的〈悲歌為林義雄作〉，更以詩哀悼林宅血案。散文集1985年《交流道》、1987年《飛過火山》，內容無不展現楊牧對公眾在地議題的關心。1989年《一首詩的完成》談社會參與時，作者也深知藝術求長遠廣博，希望放諸四海皆準，社會參與要快速把握時效，與永恆無緣，但這議題——「如何以詩作為我們的憑藉，參與社會活動，體驗生息，有效地貢獻我們的力量，同時維持了藝術家的理想。」³²也是令詩人無時或忘的一件心事。陳芳明說：

《有人》（1986）與《完整的寓言》（1991）問世時，楊牧干涉現實的作品逐漸浮現。縱然他自謂『無政府主義者』，卻無法掩飾對台灣鄉土的關懷。《時光命題》（1997）與《涉事》（2001）兩冊詩集，疏離的態度仍然不變，但是他對世局的熱切觀察，對現實的介入議論，已成為近期的特色。尤其是收入《涉事》的長詩〈失落的指環〉，副題是「為車臣而作」，更顯示其中的微言大義，已與自己的故鄉有了相互呼應的隱喻。³³

³⁰ 見楊牧，〈新潮叢書始末〉，同註28，頁151。

³¹ 楊牧，〈北斗行後記〉，同註17，頁502。

³² 楊牧，〈社會參與〉，《一首詩的完成》（台北：洪範，1989年），頁104。

³³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2011年），頁444。

長期關注楊牧詩作的陳芳明，察覺楊牧藉其他地區發生的政治事件，隱喻自己的故鄉。翻譯洛爾伽詩，亦有此意。可以說，年輕的楊牧很早就以譯作與創作，內斂深情地表達對世界對家鄉的注視與關懷。〈詩與抵抗〉談晚明士人以詩抵抗現實，對於楊牧而言，他又何嘗不是以詩、以譯詩、以文學來抵抗威權和現實³⁴。

除了從楊牧自身詩歌內涵的轉變外，其次，從楊牧為楚戈散文詩集作的序及《徐志摩詩選》導論，亦能察覺到詩人因自身具有關懷現實的面向，故閱讀他人作品時亦能留意到其涉入現實社會的一面。楊牧說：

楚戈的詩正是這份奮鬥經驗的紀錄。他的詩清晰地勾畫出一個少小離家的浪子如何投身軍旅，在時代的變動裏身不由己地被潮流所拍擊，捲向一個強有力的編制底下，變成一個番號，卻又不甘心停留在晦暗的番號裏，乃通過精神的，心靈的，知識的屯積和鷹揚，奮勇拔起，突破局限的環境和可畏的命運，抒發他的嚮往，又使用比喻和象徵，以不屈服的心志，微弱地道出一種抗議。³⁵

楊牧欣賞楚戈的詩，有部分正是感佩其向時代發出抗議的堅韌力量。此外，有別於不少人專注在徐志摩的戀愛事蹟，楊牧讀到的徐志摩是他關懷社會現狀，洞識人生苦難，為貧窮和因貧窮而愚昧的人物代言反抗³⁶。其他學者像是賴芳伶、郝譽翔等均留意到楊牧關注現實的一面³⁷。綜上所述，可知楊牧翻譯洛爾伽詩的動機，是以文學介入現實的關懷為起點，藉詩追求一個更合理更完美的文化社會³⁸。那麼，本文要繼續追問的是，他翻譯洛爾伽詩的意義為何？

³⁴ 楊牧，〈詩與抵抗〉，同註6，頁203-218。

³⁵ 楊牧，〈又重修之以能〉，收於楚戈，《散步的山巒》（台北：純文學，1986年），頁4。

³⁶ 楊牧，〈導論〉，收於楊牧編，《徐志摩詩選》（台北：洪範，1987年），頁11。

³⁷ 賴芳伶，〈介入社會與超越流俗的人文理念〉，《新詩典範的追求——以陳黎、路寒袖、楊牧為中心》（台北：大安，2002年），頁301-331。郝譽翔，〈右外野的浪漫主義者——訪問楊牧〉，《大虛構時代》（台北：聯合文學，2008年），頁337。

³⁸ 感謝審查委員指出，並非所有具有高尚情操的作家都能創作出經典的作品。楊牧的譯詩並不能因為我們單單認為他「以文學介入現實的關懷為起點，藉詩追求一個更合理更完美的文化社會」而值得讚揚。文字美學的深淺、文學寫作技巧的高低、翻譯能力的運作的表現等等皆應列入整體考量。因受限於單篇論文的篇幅，本文先聚焦處理楊牧翻譯洛爾伽詩的動機及意義，其餘課題待日後將會另行撰文研究。

四、反映同樣切身的現實，具跨區域、跨文化的意義

關於楊牧譯詩的意義，底下透過楊牧詩歌創作的理念，前人研究論述，楊牧於《禁忌的遊戲》詩集抒發對洛爾伽死亡的思考與感受，以及詩歌創作，闡述楊牧譯詩之意義³⁹。

楊牧說，寫詩怎麼可能只為了捕捉「美」呢？除非我們能緊閉眼睛、關上耳朵，在遭遇邪惡之時，假裝「沒有看到」，並麻痺心思，不對是非產生反應，冷漠到底，但這是辦不到的：

正面逼視人間的不美，但我們無意以詛咒附合詛咒，以喧囂回應喧囂……詩是一種藝術，它整理現實，將具象的聲色轉化為抽象的理念，去表達詩人的心思，……詩要歸納紊亂的因素，加以排比分析，賦這不美的世界以某種解說。⁴⁰

這不僅是楊牧詩歌創作理念，亦為譯者楊牧譯詩時所秉持的信念。正是出於對洛爾伽關懷家鄉格拉拿達的感佩，對洛爾伽同情地理解吉普賽人的處境，對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意志與勇氣，楊牧有意識地選擇翻譯洛爾伽的詩，並藉由永恆藝術的文學力量抗議當時台灣政權專制獨裁。楊牧若還在世，他基於人性尊嚴的反對立場恐怕不會因為任何政權而終止。

³⁹ 另有審查委員提及，楊牧翻譯《西班牙浪人吟》的貢獻，應當擴及當時台灣知識分子反抗極權與堅持理想的共同態度，並且討論此翻譯對台灣詩壇的影響，可以說是西班牙語文學「橫向移植」（透過美國，英文）到台灣的影响。詩人痲弦曾將洛爾伽比喻為中國的聞一多，其1963年〈如歌的行板〉是擬仿洛爾伽《西班牙浪人吟》的「船在海上行駛，馬在山上奔騰」的詩句；另有一詩〈西班牙〉是向洛爾伽致敬，痲弦表示是閱讀有關洛爾伽的詩作翻譯後才寫（早於《西班牙浪人吟》，1966年出版，恰為洛爾伽逝世30週年），也可能同時，出版前楊牧的翻譯可能痲弦也知悉）。痲弦這兩首詩收入《深淵》（台北：晨鍾，1979年），頁120-122，182-183。更早，戴望舒也翻譯過洛爾伽的詩作。痲弦說，戴望舒在翻譯方面差不多是窮畢生之力以赴的，也曾介紹過西班牙詩人洛爾伽的重要作品。見痲弦，〈從象徵到現代——三十年代以「純文學」對抗「紅文學」的詩人戴望舒先生〉，《戴望舒卷》（台北：洪範，1983年），頁17。推論楊牧、痲弦、葉維廉……這些同時代的詩人，有吸取共同養分的來源。另外，陳黎，也有接收類似的影響，這些是楊牧翻譯此詩集更大的貢獻，也許也引導台灣現代詩的走向。於此非常感謝委員悉心提點，但由於這部分較為龐雜且非本論文系統內所欲處理的問題，或容日後加以思索再行研究。

⁴⁰ 楊牧，〈詩與真實〉，同註32，頁210-211。

黃麗明認為西班牙政府國家機器維護著白色恐怖體制，這樣的情況與台灣十分相近。〈禁忌的遊戲〉刻寫出禁忌與突破禁忌之間的臨界點。當人們勇於思考、行動、起身對抗集權主義時，死亡並非終點，因為他們的精神不會隨著政權的辯解而磨滅⁴¹。須文蔚說：「楊牧所翻譯詩歌，往往與其創作有互文關係，例如洛爾伽的詩作與詩人之死，直接影響了楊牧詩集《禁忌的遊戲》中的同名詩組，轉喻哀嘆台灣的白色恐怖與政治禁忌。」⁴²如果爭權奪利是法西斯政黨的政治權力遊戲，那麼 1936 年西班牙內戰大屠殺及遭私下處決者，像洛爾伽這些反對者不知凡幾，這些人之死皆為觸犯了政治權力遊戲下的禁忌。危險的禁忌最終招致殺身之禍，1996 年美國有部電影《加西亞·洛爾伽的失蹤》(*Muerte en Granada*) 講述的內容即為洛爾伽遇害事件。

楊牧 1980 年《禁忌的遊戲》詩集中前六首詩，即〈禁忌的遊戲〉四首組詩及〈西班牙·一九三六〉、〈民謠——洛爾伽死難四十週年祭〉這六首詩均提到詩人洛爾伽及被捕、處決的槍聲⁴³。〈禁忌的遊戲 1〉末尾說：「詩人開門走到街心，靜止的午間／忽然爆開一排槍聲，／洛爾伽／無話可說了，如是仆倒」(《禁忌的遊戲》，頁 6)。〈禁忌的遊戲 2〉：「人們環立傾聽／直到馬隊的蹄聲從市鎮的四面響起／而且越來越近，人們／乃無辜地散開」(《禁忌的遊戲》，頁 9)。〈禁忌的遊戲 3〉以能背誦洛爾伽新詩的少年象徵洛爾伽。〈禁忌的遊戲 4〉：「吉他聲忽然中斷／一排槍聲……」(《禁忌的遊戲》，頁 22-23)。〈西班牙·一九三六〉：「在無花果樹的記憶裏，有一個詩人／也死了，他不存在於我們的存在主義／菲德里各·嘉西亞·洛爾伽」(《禁忌的遊戲》，頁 27)。〈民謠——洛爾伽死難四十週年祭〉則直接於詩題副標強調詩人之死。楊牧的譯詩與其創作存在互文關係，這六首詩均刻意強調詩人洛爾伽及其死亡。楊牧於《禁忌的遊戲》詩集抒發了他對洛爾伽之死的思考與感受：

⁴¹ 黃麗明著，詹閔旭、施俊州、曾珍珍譯，《搜尋的日光：楊牧的跨文化詩學》(台北：洪範，2015 年)，頁 215-216。

⁴² 須文蔚，〈楊牧學體系的建構與開展研究〉，《東華漢學》第 26 期(2017 年 12 月)，頁 229。

⁴³ 楊牧，《禁忌的遊戲》(台北：洪範，1980 年)，頁 3-30。

〈禁忌的遊戲〉四首，〈西班牙·一九三六〉，和〈民謠〉都以西歐為詩境的背景，尤其以西班牙人洛爾伽的悲劇生涯為經緯。可是我當然知道，我並不是在為西班牙素描，也不只在為洛爾伽卡唱輓歌。我通過對於西班牙和洛爾伽的設想和詠誦，反映一些和我們同樣切身的現實。格拉拿達廣張的草原世界可以變成為我自己深藏方寸中的小天地，而集中其他明顯為我個人心緒起伏抒寫的小詩，也應該可以逸出，擴大，成為他人徜徉馳騁的文學。惟有如此，詩之為藝術，才有其積極正面的意義。⁴⁴

無論詩歌主題為廣張的外在世界或較深藏的內心世界，均可相互為用。一首好的詩，不僅能感動詩人自己，也能突破私我範疇，使個人經驗與社會大眾的心靈有所共鳴、呼應。洛爾伽的生命故事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也象徵當時不向西班牙法西斯政黨低頭的西班牙知識分子的共同厄運，以及這個國家遭逢的巨大危難。無畏強權為真理發聲，展現了人性良知的光輝，楊牧通過對於西班牙和洛爾伽的設想和詠誦，反映一些和我們同樣切身的現實，使格拉拿達的草原變成詩人方寸中的小天地，而後逸出擴大，發揮詩干涉現實的正面作用，於此顯現楊牧以洛爾伽為題的譯詩與創作，具有跨區域、跨文化的意義。

楊牧透過翻譯洛爾伽的《西班牙浪人吟》、為洛爾伽寫詩等，特殊、具體的行為和情境，傳遞給讀者，引發共鳴，不流於空洞地宣揚人文關懷的普世價值。在楊牧日後的詩歌創作中，同樣體現人文關懷的像是〈班吉夏山谷〉（為紀念一位阿富汗朋友而作。他曾對我說：「班吉夏山谷美得像中國女子的眼睛」）⁴⁵；還有〈在一隊坦克車前〉「在一隊坦克車前，有人說／你這樣站定，擋住他們的去路，」⁴⁶、〈你也還將活著回來 悼六四亡者〉「站起來，臥倒，在重兵器包圍之下／淚水和血汗滴滿腥臊的廣場」、「而我不知道你死了沒有，我陪你／走過無邊的廢墟，即使死去／我知道，你也還將活著回來」關切 1989 年中國大陸六四事件⁴⁷。〈喇嘛轉世〉（一個西藏活佛在舊金山圓寂。若干年後人們發現他已

⁴⁴ 楊牧，〈禁忌的遊戲後記：詩的自由與限制〉，《楊牧詩集 II：1974-1985》（台北：洪範，1995 年），頁 515-516。

⁴⁵ 楊牧，〈班吉夏山谷〉，同註 17，頁 474-477。

⁴⁶ 楊牧，〈在一隊坦克車前〉，《楊牧詩集 III：1986-2006》（台北：洪範，2010 年），頁 110-115。

⁴⁷ 楊牧，〈你也還將活著回來 悼六四亡者〉，同註 45，頁 116-120。

經轉世，在西班牙）描述兩支隊伍在尋找轉世活佛的過程中，在阿富汗、高句麗目睹了人世間許多烽火、暴力、仇恨、血腥，最終循著活佛的呼喚，往遙遠的格拉拿達，開著金花的安答路西亞找去⁴⁸。〈失落的指環——為車臣而作〉從逃離果羅茲尼的車臣婦女眼中，講述車臣與俄羅斯之間的慘烈戰爭⁴⁹。可以說，楊牧對現實的關注所體現的人文關懷，並非局限於某些人、某些事件或某些地區，而是具有跨區域、跨文化的意義，一種普世價值的展現。

五、結語

綜上所述，於探討楊牧翻譯洛爾伽詩集《西班牙浪人吟》的動機上，本文指出對獨裁政權的抗議，以文學介入現實，是楊牧譯洛爾伽詩的初心，藉由詩追求一個更合理更完美的文化社會。由楊牧日後詩、文內涵的轉變，以及從楊牧為楚戈散文詩集作的序和徐志摩詩集的導讀文字，皆能察覺詩人以文學干涉社會的關懷。

於研究楊牧翻譯洛爾伽詩集《西班牙浪人吟》的意義上，楊牧通過翻譯洛爾伽的詩集，反映了一些和我們同樣切身的現實，使格拉拿達的草原變成詩人方寸中的小天地，而後逸出擴大，發揮詩干涉現實的正面作用，於此顯現楊牧以洛爾伽為題的譯詩與創作，具有跨區域、跨文化的意義。透過楊牧譯詩之動機與意義，也彰顯出其獨特的人格特質，即詩人關注現實所體現的人文關懷，並非局限於某些人、某些事件或某些地區，而是一種普世價值的展現。

⁴⁸ 楊牧，〈喇嘛轉世〉，同註 45，頁 134-141。

⁴⁹ 楊牧，〈失落的指環——為車臣而作〉，同註 45，頁 366-379。

參考書目

一、專書

- 北島，《時間的玫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
- 郝譽翔，《大虛構時代》（台北：聯合文學，2008年）。
- 許又方編，《美的辯證：楊牧文學論輯》（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19年）。
- 陳芳明，《鏡子與影子》（台北：志文，1978年）。
-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2011年）。
- 陳芳明編，《練習曲的演奏與變奏：詩人楊牧》（台北：聯經，2012年）。
- 須文蔚編，《告訴我，甚麼叫做記憶：想念楊牧》（台北：時報文化，2020年）。
- 張惠菁，《楊牧》（台北：聯合文學，2002年）。
- 張錦忠編，《翻譯研究十二講》（台北：書林，2020年）。
- 楚戈，《散步的山巒》（台北：純文學，1986年）。
- 痲弦，《深淵》（台北：晨鍾，1979年）。
- 痲弦，《戴望舒卷》（台北：洪範，1983年）。
- 楊牧，《一首詩的完成》（台北：洪範，1989年）。
- 楊牧，《年輪》（台北：洪範，1982年）。
- 楊牧，《柏克萊精神》（台北：洪範，1977年）。
- 楊牧，《禁忌的遊戲》（台北：洪範，1980年）。
- 楊牧，《楊牧詩集 I：1956-1974》（台北：洪範，1978年）。
- 楊牧，《楊牧詩集 II：1974-1985》（台北：洪範，1995年）。
- 楊牧，《楊牧詩集 III：1986-2006》（台北：洪範，2010年）。
- 楊牧，《隱喻與實現》（台北：洪範，2001年）。
- 楊牧編校，《徐志摩詩選》（台北：洪範，1987年）。
- 賴芳伶，《新詩典範的追求——以陳黎、路寒袖、楊牧為中心》（台北：大安，2002年）。

黃麗明著，詹閔旭、施俊州、曾珍珍譯，《搜尋的日光：楊牧的跨文化詩學》（台北：洪範，2015年）。

費德里科·加爾西亞·洛爾伽（Federico García Lorca）著，陳南好譯，《吉普賽故事詩》（台北：聯經，2006年）。

費德里科·加爾西亞·洛爾伽（Federico García Lorca）著，陳小雀譯，《從橄欖樹，我離開》（台北：聯合文學，2015年）。

Honig, Edwin, *García Lorca*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3).

Gibson, Ian, *Vida, Pasión y Muerte de Federico García Lorca* (Madrid: DeBolsillo, 1998).

Lorca, Federico García, *Federico García Lorca Obras Completas III, Prosa*. Edición de Miguel García-Posada. (Barcelona: Galaxia Gutenberg / Círculo de Lectores, 1996).

Lorca, Federico García, *Romancero Gitano* (Barcelona: DeBolsillo, 2017).

二、論文

須文蔚，〈楊牧學體系的建構與開展研究〉，《東華漢學》第26期（2017年12月），頁209-230。

三、雜誌報紙

帕可·伊巴涅茲（Paco Ibáñez）著，張淑英譯，〈帕可·伊巴涅茲（Paco Ibáñez）在台北〉，《印刻生活誌》3卷3期（2006年11月），頁188。

楊牧，〈翻譯的事〉，《聯合報》2006年12月6日，D3版。

張淑英，〈夢與淚的水晶瀑布——關於羅卡的生命與文學〉，《聯合文學》第263期（2006年9月），頁33-39。